

“为了帮小丽搞钱，我和87岁父亲都坐了牢”

讲述
罪犯
心远
记录整

本报记者

近日,在浙江省乔司监狱举办的一场亲情帮教活动上,身穿囚服、头发花白的女犯心远(化名)蹲在同样穿着囚服的父亲老源(化名)跟前,双手轻轻地给父亲按揉着双脚,心远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,而87岁的老源早已老泪纵横……

这一幕,让现场的人动容,也令人唏嘘。这对父女,究竟为何双双锒铛入狱?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。

我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

我叫心远,今年61岁了。
60岁那年,我因犯集资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。更让我难受的是,半年后,我的父亲也被牵连在内,在本应安享晚年的日子里,成为了阶下囚。
我的父母亲都是学校的教师,家庭算得上幸福美满。17岁那年,我就参加了工作,后来也自己做过生意,一路走来都顺风顺水、衣食无忧。没想到,到了晚年,我和父亲都身陷高墙,母亲因无法接受这样的噩耗,溘然离世,我都没能见上她最后一面。家里的其他亲人也都不再联系我。我一下子失去了所有。
入狱后,我一直在回想,我是怎么把生活、把家庭变得如此悲惨的。用现在时髦的话说,我这一生,是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。而这其中,小丽是个关键人物。

我把她当成另一个女儿

小丽是我女儿的同学。
那时候,女儿常常把小丽带回家来玩。跟我那叛逆的女儿比起来,小丽不知道乖巧了多少倍,很招我喜欢。
在日常的一些接触中,我了解到,小丽是她父母的第三个女儿,当年因为计划生育,她出生后就被送去别人家里养,直到她12岁那年才被接回自己家。小丽告诉我说,她亲生父母对她并不好。一时间,我感觉自己的母爱泛滥,对她特别怜惜,“把这儿当成你的家,常来”。
小丽果然常常来,她人勤快又贴心,经常帮我做这做那、嘘寒问暖,就差开口叫妈了。
也许是造化弄人吧,我女儿因为青春期叛逆,在一次离家出走时被出租车撞倒,造成了残疾。成年后,她又不顾家里的反对找了现在的老公,我们母女的关系也就更紧张了,几乎说不到一块去。
渐渐地,我把对女儿的爱,全部转移到了小丽身上。我偶尔也会向她发脾气,但她却从来也不生气。小丽结婚后,还是和我们家保持着亲密关系。这么多年下来,我内心已经把她当成了另一个女儿。

我把父亲也拉下了水

我知道,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,而我的可恨之处在于盲目的信任。小丽对我说的话,我都百

分百相信。
当她说想要做生意,向我借钱时,我没有一丝犹豫,甚至没有问过她到底做什么生意。我想着她刚结婚,出于对小辈的关爱,我希望她和我女儿一样过得好一点,于是,2万、5万一次又一次,我从来没有拒绝过她。
借的次数多了,我见钱一直没有还回来,就问小丽怎么回事?她告诉我说,做生意不容易,钱回笼得比较慢。我想着自己年轻时候做生意也是如此,就相信了她。
后来,我自己的积蓄被借光了,小丽这边却还有资金缺口,我就想着,利用父亲的人脉再去筹点钱来。他之前是学校校长,大家都很敬重他的,肯定能借到钱。于是,我接二连三央求父亲帮小丽筹集资金。3万、5万,父亲的老同事得知父亲需要用钱,甚至主动把钱送上门来。
这期间,也有人提醒我,小丽会不会被骗或者说故意骗我?我还很生气,说:“不可能的!她就是做生意资金周转不过来,她肯定不会骗我、不会骗大家的,等生意好转了,一定会把钱还给每一个人的!”

我恨她,更恨自己

就这样,我不仅害了自己,也害了我的父亲,还害了那么多亲朋好友。
小丽根本没在做生意!我和父亲前后筹集过来的几百万借款,全部被她用于网络赌博,化为乌有。

记者手记:

盲目的爱不是爱,还可能成为恶。父母的有求必应,很可能成为孩子误入歧途后的沼泽地,让他们无法自拔、越陷越深。
心远和老源最大的错,就在于此。
心远作为母亲,对于干女儿小丽的骗钱招数,没能多一分的辨别和及时制止,只是盲目地选择相信,这是一种错误的爱;同样,老源作为心远的父亲,也是不问青红皂白,任凭女儿打着自己的名号各种筹钱,最终落得个晚节不保。
让人更加爬不出来的,甚至万劫不复的,是赌博的深渊。“十赌九输”,赌博如同玩命,赌上的不只是一个个筹码、一沓沓人民币,还有事业、家庭、人生。在这个案子里,还“赌”上了许多无辜家庭的命运。被吞噬的,可能是老人的养老金、可能是子女的教育经费;被挥霍的,是亲情、友情,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。
希望这个案子能给大家带来警醒。

有人问我,恨不恨小丽?怎能不恨!当我得知母亲去世了,我却连她最后一面也没见着,我恨小丽;当我的父亲被我连累,这么大健康入狱服刑,我恨小丽……但是,我更恨自己的心软和无知,如果我能警觉一点点,了解一下所谓的“生意”,而不是仅凭她几句话就借钱出去,这一切就不会发生;我也恨自己的盲目和可笑,因为我一直到最后还抱着一丝侥幸,天真地想着再借她一次,或许她的生意就能够起死回生了,结果就是一步错步步错。
我还恨万恶的赌博,小丽这么一个我看着长大的孩子,却被赌博变成了一个“魔鬼”。
但,恨又有什么用处。
入狱后,我最担心的是我的父亲。如今,在警官的帮助下,我已经和父亲联系上了。在今年重阳节,我们还获得了亲情帮教的机会,亲眼看见父亲身体硬朗,我很开心,心中的担忧也放下了。父亲安慰我说,要保重好身体,不要过多自责,争取早日回家,还要把钱还给人家。
我想着,事到如今,既成事实已经无法挽回,就像父亲说的,恨也好、悔也好,都于事无补了。现在我惟一的希望就是父亲一切安好,在服刑生涯中好好保重自己,我自己也要学会放下,好好改造,争取能和父亲一起回家。

